

占 碾 子

□ 马景兰

“占碾子”这个词，对于现代人来说，有点陌生，不懂什么意思，更说不上用来干什么了。要说推碾子磨面，就会明白。

其实推碾子磨面，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沿用至六七十年代，是保障人们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我们每个家庭的一个重要的生活用具。

思绪回到了我们小时候，几时的过路而繁忙。一进入腊月，每家每户活开了，忙着磨面，蒸黄蒸，备年货，等等。

最麻烦的大概要数磨面，蒸黄蒸了，得用石碾子碾，推碾子是个力气活，考验人的耐力，往往推下来得用大的时间。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就

们说的“占碾子”，在当时也是一个缺失的活儿。因为一进入腊月，碾子都在轮轴转，没有一天闲着，有时挑灯夜战。因为整个这一大片区域都要用到它，而且都还必须是在腊月，你说“占碾子”算不算回事？所以

呀，这个活儿自然而然地就落在了我们这些孩子身上。

我们家当时住在关家巷路北，最后面的刘家大院，坐北朝南，一进三院。而碾子在关家巷东顶头，往南拐的牛家院附近，最醒目的那棵又高又大的槐树下，人们称之为“老槐树地”。大槐树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庞大的树根纵横交错，树干七八个人都合抱不过来，伸展出来的树杈，枝叶繁茂，绿意盎然，无限的延伸，犹如一顶巨大的伞，覆盖着好大好大的一块空地。树下是人们吃饭的饭市，傍晚是人们乘凉、侃大山的好去处，更是孩子们玩耍、捉迷藏的好地方。那盘石碾子就静静地坐落在空地的中央，感受着人们的喜怒哀乐，世态炎凉。

进入腊月，这个地方就更热闹了。每天人们川流不息，忙着占碾子，推碾子。这家刚完，那家就接着碾上了。那时也不用人在哪里排队，而是用我们的专用工具“占碾拦拦”（长子方言）排队就行。所谓的“占碾拦拦”，实际上就

是一根木棍，长大约1.5米左右，粗细直径大约20—30公分。它的用途很广，即可以是“占碾拦拦”，“推碾拦拦”，还是“顶门拦拦”，还能用做“抬水拦拦”。把这些拦拦放在北墙跟底下，一根根依次排成一排，就等于“占碾子”了。那时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比较讲信用，谁也不会乱插队。一家碾完走了，有人就会把拦拦依次往前推。有时候怕人太多排不上队，耽误蒸黄蒸的时间，就会提前三四天去排队，有时候能排十几根，一天去转一趟看看就行，看到快挨着时，就会在呆在哪儿和其他的小伙伴们一起玩，等待着上碾。

如果哪家排的蒸笼非常的临近了，无论如何也得提前三四天碾完面，否则就会耽误发面，导致错过蒸黄蒸的时间。所以呀，摸摸加班在腊月天是常有的事，或者凌晨两三点早起，点一盏电石灯或者马灯，电石灯（一种特制的燃电石的灯）比较实用，亮度也好，还不怕风吹，邻里之间经常借着用。

快挨着谁家时，孩子们就会跑回去叫自己的家人，这时父母就会头顶着簸箕，或是端着盛满泡好、煮好的玉米，黍米的盆，手里拿着罗面的罗，匆匆赶到。一场碾面大战就此拉开序幕，推的推，扫的扫，罗的罗，有时周围也会聚好多人，说笑着，打闹着，间或也有人看谁家人手太少，也会出手相助，帮着推碾子，那时的人都比较单纯、正直、善良，没有现代版的“等价交换”。人和人之间，邻里和邻里之间，总有一种亲情、友情连着，人情味很浓。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石碾子早已退出历史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机械加工，再后来加工的机械也没有了，就像我们现在的的生产，一切都是现成的，要吃什么，直接去粮店或超市买就行了。推碾子磨面也就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经历，一种美好的回忆，偶尔在哪个旅游景点，看到一盘石碾子，我们还总会忍不住的上前去推几圈，过过小时候的瘾，寻找一下童年的乐趣。

【正宫·塞鸿秋】正气

□ 胡庆文

青春绚丽时光易，老来坦荡登笈第。读书写字添才艺，品诗论句得真意。阴晴雨雪天，只把童心寄，无限夕阳风光丽。

亲爱的，你醒了吗

□ 郭世先

亲爱的，你醒了吗
昨夜那场相思的雨
——是否打湿了你的红润的手
你眉间簇簇燃烧的吻痕
可是我梦游时遗落在你枕上的点点清愁

亲爱的，你醒了吗
总在我想念你最浓的时候
一抹朝阳喷薄我丰腴的问候
像鲜花借我的呼吸香透了你的床褥

亲爱的，你醒了吗
总在我想念你最浓的时候
一抹朝阳喷薄我丰腴的问候
像鲜花借我的呼吸香透了你的床褥

可爱的人儿醒来吧
我是在夏雨敲窗的静夜里默默守候
别说是晨露太重能打湿你前方的路途
君不见我嫣红的吻就开在
——你梦的荷塘转弯的路口

看我以一朵玫瑰的姿势为你妖娆吧
我是被种植在你灵魂深处的那枚韵脚
君不见我每行小诗的背后
都有我顽皮的媚眼与你相映成偶

亲爱的，醒来了吗
早晨醒来你要向我报到
因为，你的梦变作了一盅香醇的诱惑
霸气地拦在我睡眠的入口

喂，醒来吧
你不醒我的心就永远睡在
——你眼眸里化不开的温柔
那么我还能怎样奢望
与你一起把漫漫长夜缠成朗朗白昼

忆江南·春风

□ 宋中印

东风笑，着意绘芳图。
怒放天桃香满地，轻摇柔柳翠平湖。
能不惹心酥。
门扉轻推，旷世的暖
渲染一面披风，由我掌线
目光拉伸成一道风情，向着天际，取景步履，在青草地中轻盈，一些念
由此散布成寓言，有着熟悉的味道

经年，是个很古老的字眼
我抚过阳光色彩的朱栏
一粒种子风行，撞入泥土之中
在他出世之前，树上的花先红了
原来，遇见也需要等待
且无法预知
哪一朵花红

我想我是见过你的
只是，经久的念才让我这般心疼
触及与触摸生生打动了我的湖水
中倒映着所有的风情
若流水潇洒以行
而我
只以驻足的方式与你相依卿卿

春天早已莅临

小雷

在最美的春天，许下一个心愿

□ 坦然

我在最美的春天许了个心愿：
我把身边大事办完；

待我无牵挂，
我要挥笔吟诗，

把人生的喜怒哀乐悲愤倾泻淋漓尽致。

我想和你去西藏看布达拉宫；

我们去西康看洁白的雪山；

我们去黄土高原听那纯朴的信天游。

我在夏天皎白的月光下许了个心愿：
待我无牵挂，

我想和你蹉跎岁月；

我们去泰山看日出东方；

我们去西子湖畔看断桥；

我们去蒙古草原看那吉祥的云朵；

我们去燕赵大地看那万里长城。

我在大雁南飞的秋天许了个心愿：
待我无牵挂，

我想和你冲黄河流浪；

我想和你冲长江泛舟；

我想和你冲八百里秦川吼秦腔；

我想和你冲六盘山上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我想和你冲在飞机上看彩虹。

我在雪花纷纷扰扰的冬天许了个心愿：
等我不再为生活发愁，

等我们老态龙钟，

等我们放下所有，
依然风景如画，
共度黄昏夕阳红！

春风再拟，拟一杯远道而来的纤细，丝丝缕缕绵扬，柔柔软软织帛。那破土的芬芳，渗透，扶摇，生出远去的苍青。
是啊，苍青色，很柔，很绵，极其松软的，呵一口气，大地苏醒了。

春是一座复活的山，从森林的矮脚处滋生，阡陌纵横，袅绕丝带，丝丝滑腻，拥入十万烟尘。
柳丝儿新绿，绿的毫无察觉，他是怯生生的薄绿。当然，那敷面胭脂的女子，最能捕捉，踩着莲花碎步，穿着青黛色的衣罗，远远地，柳风般曼动。

女儿家是最喜欢春天的，春花，春水，天光明媚。春分时节，花儿由南至北，莞尔相继盛开。

她指尖有飞花，一定能留住整个春天。笑意无暇，鬃上梨花，那舒开的眉眼，浅浅的笑意，那芊芊的身影，若春风柔曼。

她穿过长长的山径，一路婆娑，风曳裙摆，她曳动着时光，明媚而温柔。池风河上，两岸垂柳，远暮，嫩绿儿的微黄，那是春的气息呀。

只待她走近，走近那一个怯的书生，似一道朦胧的身影，将她罩入了一个画里，她不愿走出来，走进去，便更加温柔。三月花微，带在她的发髻，丝丝缠绕，流水薄烟柳帘，她都会不得掀开。

远山放牧春烟，枝头花蕾如初蔻年华，玲珑真真是明艳艳的好看。

听说江南的花儿早已开彻，梅红杏白，桃粉。我将诗意拉长，让整个春天都不要错过，录到花儿红，从薄粉到姹紫嫣红，从轩窗晒暖的柔软。

梨雪堆半，春烟沐暖，沿着万里山川隐黛，墨笔写字温婉，我画眉山远黛，一帘春色浩荡南下又折返，温润有度，加持了香软。是谁在彼岸，轻轻唤一句：江南春不晚，我来了真江南。而你折桃花，为谁发髻结。

春色平分昼夜均，晴光日暖碧云天，诗春风墨池研粉香，那人一弯身，便浮在了山蹊，长长的茵绿，引来鸟雀鸣啭。
长风缕缕缠发带，绾作枝头百花开。杏林雨嫩穿破土生，逐林细绣，腕上花翻，四野泥农田耕作欢，遍地春色拉暖长长的日光，写下风流乐章。

尔若到江南，千万和春住，递音传江北，北平满，不负好时光，与君共纷繁。



落日余晖



刊头题字：
苗志杰

跳上岸的阳光(组诗)

一天比一天冷
冰重 俺冰帆躲进吐词上